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又到夏季。夏日里有许多值得留念的东西,我的记忆常常会停留在弄堂里传出的味道,几十年过去了,那五味杂陈至今拂之不去。

当年,我家住的弄堂是新里格局,弄堂长而宽,靠近弄底还有一口水井。下午4点左右,这口井便开始闹腾了,“扑通”声从未消停过,这是晚上纳凉的前奏曲,住在底楼的人家大多会多冲几桶井水浇灭地面上的暑气,等太阳沉入地平线,不少人家便端出简易桌子围坐在一起吃夜饭,弄堂里的盛宴开张了。

那年月几乎没有空调,再闷气的人家也得打开门窗通风,清风带来了凉意,也把厨房的味道捎带了出来。隔壁人家今天是在吃葱烤大排还是油煎咸带鱼,鼻子一准闻得清清楚楚。

由于各种原因,有些人会认为人死后灵魂不死,人变成了鬼;还有人认为,好人死后进天堂;坏人死后入地狱,要受尽十八层地狱的苦头,为自己在世时所作的罪孽“赎罪”。

“见鬼”一词因此在民间广为流行,本来,见鬼是指家人在白天醒着时短时看见已故之人,由于这种现象很少,所以一般都不太相信言者的叙述,充其量认为是有病时神志不清引起的幻觉,或在没有刺激的情况下产生的虚假感知,并没将其当回事。后来说的人多了,且说得有鼻子有眼的,非常诚恳,才引起了注意。比如国外有个女子参加了丈夫的葬礼后回到家,看见丈夫好像还活着坐在椅子上。“见鬼现象”终于得到有关人士的重视和研究。一位心理学家兼物理学家解释说,丈夫坐在椅子上的场景几十年来已刻录在这位女子的感觉系统中,失去丈夫后,大脑为她临时填补了这一“缺失信息”——为了系统的平衡。

对经常闹鬼的场所,研究者还认为可用另一个原因来解释:该处的地磁场比其他地方强烈,已经证明,电磁脉冲在刺激大脑颞叶的脑细胞,而这一脑区正好是最容易被触发神秘经历的。加拿大的地球物理学家为此进行了大规模的实验研究,并取得了预期成绩。我们平时在阅读文学作品时也会碰到“闹鬼的城堡”“幽灵走廊”等描述,都可用“地磁场强烈”来加以解释。一个重大的谜团终于也迎刃而解:伦敦西南部的汉普顿宫(当年的英王室宫廷),几个世纪来,游客常在一个过道里看到一个奇怪的女子身影;据游客反映,有时会感到被一只冰冷的手触摸到,或感觉到一股冷气。研究者用高灵敏度测量仪证明了此地有明显强烈的磁场。

莫道迷信出鬼神,鬼神聚众成文化。我国从南北朝开始在地下建造众鬼云集的神话地狱,至今保存完好的地狱尚有四座:山西省蒲县城东南的柏山寺十八层地狱、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旧城正北的高庙地狱宫、山西省平遥县西南桥头村的双林寺地狱、山西省五台县五台山南台西北岭畔的金岗寺地狱。这些地狱及其造像和刑罚手段生动地体现了中国神话中的地狱面貌。唐代诗人杜牧的《李贺集序》首次提出了佛经故事和佛教艺术形象“牛鬼蛇神”。

再说,自从有了“鬼”字,汉字的表达力大为提升,用带“鬼”的字喻称阴险、狡诈、见不得光明;鬼头鬼脑、鬼计多端、鬼鬼祟祟;有着不良嗜好的人可称鬼:酒鬼、赌鬼、色鬼;表示轻蔑的字后加“鬼”而变成称呼如“吝啬鬼”“小气鬼”;当然,用“鬼”还能构成呢称:“小鬼”“机灵鬼”……不是挺可爱的吗?平时,我们也会自言自语地埋怨自己“真见鬼!”

弄堂里的回味

章慧敏

在我看来都是珍藏。我跑得最勤的是隔壁美丽家。美丽是我的小伙伴,父母管得严,不许她端着饭碗出房门的。她不出门,我便上门,而且总喜欢挑着饭点到她家去。

美丽娘从一楼的厨房把冬瓜汤端上二楼房间,一面拾级而上,一面夸张地叫道:“当心,‘白笃肉汤’来啦!”砂锅盖在期待中揭开,分明是冬瓜,哪里有肉啊?美丽娘擦去鼻尖和嘴唇上的汗珠,笑嘻嘻道:“冬瓜雪白粉嫩,像肉吗?”我明白了,她是形似胜于神似哦。不过,这锅汤的确够鲜,美丽娘用小葱爆香了虾米,汤里还加了扁尖笋,最后从围兜袋里掏出瓶装的味精,小心翼翼地撒在汤里。这一撒是带有灵魂的,以致现在的我烧冬瓜汤时,还会再现当年的情景。

我爸每天上班前的一碗面也有飘得出窗外的香气。买切面是我的任务,挑最细的,一斤分四盘,然后放在大太阳下晒干。我爸下的阳春面宽汤、一撮猪油,再就是葱香切成细末,红是红、白是白、绿是绿,加上猪油香味飘散,色香味俱全。家里有开洋了,爸就熬制葱油开洋,里面还加上鲜酱油;偶然买到了花生酱,他就舀几勺把面拌透,这香味把楼上的王先生也吸引下来了。

王先生是二房东,我家的房子就是从他手里顶进来的。称他“王小开”似乎更贴切:祖上拥有产业,靠定息生活。有趣的是我爸和王先生似乎在吃面的问题上较着劲儿,每天早上7点过后,他们准时出现在公用的厨房里,你吃拌的,我吃汤的;你有葱油,我加蘑菇。有时王先生的女儿买到点籽虾,便细心地剔籽洗净,熬制虾

浙江的良渚文化,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上海也有良渚文化。仲夏的一天,我探访了青浦的福泉山古文化遗址。民间传说这里曾是宋朝名将韩世忠与金兵鏖战后掩埋阵亡将士的地方。

福泉山,又名覆船山。上世纪80年代,上海考古界曾在“福泉山”三次发掘,让名不经传的福泉山名声大振。福泉山出土了中国最早组合繁复的管、珠、玉琮,色彩斑斓的玉项链、湖绿色透光的玉戚,精细雕刻繁复的琮形玉镯、精良的玉带钩、宽大的石斧、刻纹细密的象牙器、小巧玲珑的黑衣三足陶盂、鸟形陶盂、红彩高柄黑陶罐、最大的陶鼎等。还有熏炉、石砚和文房及生活用品,以木为胎的漆器,那些红色和黑色更是当时的流行色,反映了上海先民的审美取向。

福泉山发现的类似1936年在浙江余杭良渚

天底美味,我多想尝一口啊,可是没人在意我越靠近的头。我立刻奔回家,大声叫道:“姆妈,我要吃乳腐。”这个要求不难,我拿了5分钱就去拐角处的五丰酱园店买了一块红乳腐,回家后,我妈还在乳腐上浇上麻油,放了绵白糖。但是,当我迫不及待地品尝时,觉得它不过如此,缺少的是氛围作“调料”啊。

弄堂里的味道是有仪式感的,有的精细,有的粗鲁,但无论怎样,它包含着某种象征意义,有一种肌肤之亲,温情而感性。如同乡愁,甜蜜而回味无穷。

这块乳腐于我,就像

探寻上海良渚文化古遗址

曹伟明

古文化遗址的土筑“金字塔”中的五色土层,就是上海文化的源头,中华文明的历史见证。古上海的细腻和卓越、上海先民的勤劳和智慧都在这里呈现。

福泉山曾出土了中国最早组合繁复的管、珠、玉琮,色彩斑斓的玉项链、湖绿色透光的玉戚,精细雕刻繁复的琮形玉镯、精良的玉带钩、宽大的石斧、刻纹细密的象牙器、小巧玲珑的黑衣三足陶盂、鸟形陶盂、红彩高柄黑陶罐、最大的陶鼎等。还有熏炉、石砚和文房及生活用品,以木为胎的漆器,那些红色和黑色更是当时的流行色,反映了上海先民的审美取向。

福泉山发现的类似1936年在浙江余杭良渚

最近偶看一部热播电视剧,发现剧中有个离谱的称谓现象:日本鬼子头目多次在电视剧情境中称抗日英雄八路军游击队队长为“翠萍”,而我们的游击队生死相依的战友竟直呼其名“胡翠萍”。

我搞不懂此电视剧的编剧是怎么想的,这既不符合称谓的逻辑,也有悖于现实社会上约定俗成的称谓习惯和文化内涵。在一般的社会交往中,直呼其全名是十分不礼貌的。人们常常以去姓呼名作为尊称,也有的则以老李、小张或王经理、赵主任、张老师之类的姓带职务的尊称。



快乐不是性格,而是一种能力。

天底美味,我多想尝一口啊,可是没人在意我越靠近的头。我立刻奔回家,大声叫道:“姆妈,我要吃乳腐。”这个要求不难,我拿了5分钱就去拐角处的五丰酱园店买了一块红乳腐,回家后,我妈还在乳腐上浇上麻油,放了绵白糖。但是,当我迫不及待地品尝时,觉得它不过如此,缺少的是氛围作“调料”啊。

弄堂里的味道是有仪式感的,有的精细,有的粗鲁,但无论怎样,它包含着某种象征意义,有一种肌肤之亲,温情而感性。如同乡愁,甜蜜而回味无穷。

探寻上海良渚文化古遗址

曹伟明

古文化遗址的土筑“金字塔”中的五色土层,就是上海文化的源头,中华文明的历史见证。古上海的细腻和卓越、上海先民的勤劳和智慧都在这里呈现。

福泉山曾出土了中国最早组合繁复的管、珠、玉琮,色彩斑斓的玉项链、湖绿色透光的玉戚,精细雕刻繁复的琮形玉镯、精良的玉带钩、宽大的石斧、刻纹细密的象牙器、小巧玲珑的黑衣三足陶盂、鸟形陶盂、红彩高柄黑陶罐、最大的陶鼎等。还有熏炉、石砚和文房及生活用品,以木为胎的漆器,那些红色和黑色更是当时的流行色,反映了上海先民的审美取向。

福泉山发现的类似1936年在浙江余杭良渚

最近偶看一部热播电视剧,发现剧中有个离谱的称谓现象:日本鬼子头目多次在电视剧情境中称抗日英雄八路军游击队队长为“翠萍”,而我们的游击队生死相依的战友竟直呼其名“胡翠萍”。

每次捧读《新民晚报》,总有一种见到亲人般的感觉,心里流淌着一股暖流,这与老社长赵超老有直接的关系。正如余秋雨所说,《新民晚报》已经融入了赵超老的“生命形象”。捧读这份报纸,我可以真切地触摸到赵超老的人文气息……

赵超老是我的同乡,他出生在浙南文成一个叫梧溪的小山村里,按当地辈分,我管他叫表叔。他与我家大爷是一起玩大的童年伙伴。听大人们说,他写过《延安一月》,在上海办报纸,是毛主席的老朋友。对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无数次想象长大后也能成为像他一样的人。我知道,我不可能认识他,但我可以看他办的报纸。

记得1982年元旦,停刊16年的《新民晚报》复刊了,但那时,要凭票才能订阅,个人很难订到。当时我还在乡下一个偏僻的林场学校读书,根本看不到这份报纸。一次,我到县城参加运动会,溜了出来,跑了几家机关单位,终于在一家单位阅报室的一角找到了《新民晚报》。

我发现晚报与众不同,版面不大,文章超短,配有报花,字里行间有着浓郁的人文气息。因为是赵超老办的报纸,我捧读它就像见到偶像,激动不已;我屏住呼吸,翻阅报纸的手不自觉地颤抖起来。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赵超老用“林放”笔名撰写的杂文专栏“未晚谈”。

从此,我成了晚报的忠实读者。父亲见我痴迷于这份外埠报纸,便托邮局的朋友专门给我订了一份。报纸从上海捎到浙南乡下,皱巴巴的像一条瘦长的小黄鱼,我总是先将它放在桌子上慢慢舒展开,小心地抚平它。报纸带到大都滞后几天,有时邮递员干脆将“小黄鱼”扎成小捆投递,新闻成了旧闻,但我仍读得津津有味。

有了《新民晚报》的陪伴,我与赵超老走得更近了。我成了“未晚谈”的“发烧友”,倘哪天不见,便若有所失。也从那时开始,我开始向各种报刊投稿。

终于有一天,我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像赵超老那样当起了记者,还担任了报社的副总编。《新民晚报》成了我办报的标杆,赵超老倡导的“短、广、软”办报方针,还有他提出的“飞入寻常百姓家”“为民分忧,与民同乐,跟千家万户广结善缘”的民本思想,成了我们遵循的办报理念。

时光荏苒,我从一个黄毛小伙,变成如今一个夹杂着花白头发的半老头子,我也从过去纯粹的赵超构崇拜者、虔诚的《新民晚报》读者,逐渐转变为赵超构办报思想的实践者、赵超构传记的写作者和新民报史的研究者。唯独不变的是我对《新民晚报》的半生情缘!

这些年来,我跑得最多的城市是上海。当我买到油墨飘香《新民晚报》时,便有了一种“回家”的感觉。

当我在键盘上敲下这些文字时,窗外不远处的灯火正在夜幕中演绎着五彩斑斓的画面。我呷了口清茶,习惯性地读起了《新民晚报》。多少年来,在我的心里它已不仅仅是一份报纸,它就像是我每天要见面的家人一样;捧读它,就是我与赵超老前世约定的

“遇见”,也是我继续前行的理由。

面对沧海桑田的福泉山古文化遗址,我突然想起上世纪80年代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充满自豪的一句话:“福泉山是土筑的‘金字塔’、古上海的历史年表。”福泉山的良渚文化,为研究我国国家的起源、重写上海的历史,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它是从文化到文明演变的见证,更是文化的历史堆积整合、文明的沉淀集结过程。它是有魂魄、超越时空的。为当下长三角地区一体化

高质量发展和上海城市精神塑造,找到了文脉,烙上了先进文化的底色。

暖风中,我完成了一次与上海先民穿越时空的历史对话,福泉山古文化遗址的土筑金字塔,出土的精美文物,让我很是自豪,心中涌起一股向往文明的暖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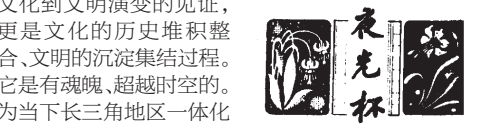
能乱用,父母、上司、老师的姓名也是符号,你会直呼其名吗?自古到今称谓的种类很多,有亲属称谓、社交称谓、特殊称谓,种类繁多,但最基本的还是谦称和敬称。谦称表示谦逊的态度,用于自称,如愚、鄙、敝、卑。敬称表示尊敬客气的态度,也叫“尊称”。《礼记·檀弓》:“年二十有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尊长者对晚辈者可以称名,但晚辈对尊长者、平辈之间不能称名。只有表示轻蔑时,才可以直呼其名。

中国是礼仪之邦,重视称谓的运用也是礼仪之一。称谓不可以乱用,往往可以通过称谓的使用,反映一个人的文化底蕴、家庭教养。尊重他人,才会被他人尊重。

「遇见」赵超老

富晓春

新民晚报创刊90周年征文
我和新民晚报



不能乱用的姓名称谓

陈建国

的大学生和客户打电话:“喂,张伟本是谦称和敬称。谦称表示谦逊的态度,用于自称,如愚、鄙、敝、卑。敬称表示尊敬客气的态度,也叫“尊称”。《礼记·檀弓》:“年二十有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尊长者对晚辈者可以称名,但晚辈对尊长者、平辈之间不能称名。只有表示轻蔑时,才可以直呼其名。

中国是礼仪之邦,重视称谓的运用也是礼仪之一。称谓不可以乱用,往往可以通过称谓的使用,反映一个人的文化底蕴、家庭教养。尊重他人,才会被他人尊重。



知苑

新道

知苑

新道

知苑

新道

知苑

新道

知苑

新道

知苑

新道

知苑

新道

知苑

新道

知苑

新道

知苑

新道

知苑

新道

知苑

新道

知苑

新道